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美国卷]

叶水夫 □ 高妙 || 主编

11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篇 NOVELETTE
世界小说经典 文库

美 国 卷

主编 于晓丹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美国卷/于晓丹主编.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3

ISBN 7-80114-102-4

I. 世… II. 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②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 IV. ①I14②I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3327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美国卷

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 码 100044 电 话 8366741 83667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78 千字 印 张 24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4-102-4/I·49
定 价 平装(每册)25 元 精装(全套)688 元

“我自己就是观众”

(本卷序)

于晓丹

文学的厚重大约总是能与其历史成正比。但美国的历史不长，却也出了不少凝重敦厚、极富激活力的文学作品，这足够让人称羨的。许多人甚至喜欢美国的通俗读物，我想也不无道理。活力这东西不是强求就能求来的，一个生而懒散、更兼没有任何想法的人怕是很难有什么活力。美国人似乎就总是在动，也总是爱发出各种各样的响声。有时他们已然笑成了一团，你却根本无动于衷，甚而倒会觉得有些 funny——原谅我原封不动地使用了一个美国人大概非常常用的词来形容他们。

美国疆域广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山有水，有绿草黄沙，大漠平原，所以美国人有“梦”，是叫“美国梦”。“我今天有一个梦想”——这是马丁·路德·金说在1963年的话；他说，“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梦想是可以超越一切痛苦和悲伤而果敢地生存着。大凡有梦的人总是仍抱有些天真的率性，美国的历史短暂就使某种率性没有被很快地消磨干净，更不用竭力追求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璞就是璞，真就是真。这也是天赐；谁能说这不是福气。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天真而年轻的国家，实际上却没有多少童话，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而更有意思的是，它非但没有童话，却有着很好的对童话的解构；这大概不能不说是为美国梦

所付出的代价——因为美国人讲究实际，而实际是不大会有童话的。

I. 成 长

我喜欢把许多作品看作“成长小说”。

“成长”是一个拥有十分宝贵内涵的名词。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成长着的，就会忽略许多真正标志着一个人成长的痕迹。我们一家人不大爱回顾往事，有时对父母说起小时候的事，说的竟全是挨打的事。母亲就常常很不满地说，为什么对你们的好一点都记不住，对你们不好的都记得那么清楚？我仔细想想我的童年往事，所有被记下的应该说差不多都是沉重，轻快和喜悦的事竟真的没有记下多少。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的成长是因为有了痛苦和悲伤才终于感觉到了呢？

从前上学的时候，因为有梦，也在不断补充着自己的梦境，就喜欢有些参悟人生的感觉；参悟了，就可以通了，有时并不管这个通是真是假，是实在还是虚空。那时候，许多人在读《老人与海》，觉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生，因为它说“人生来就不是被打败的”，于是觉得它教会了我们勇敢，也教会了我们让步和妥协，甚至觉得没有老渔夫那样的“空白”，人生生而并不完美。我现在读它，只是想到：人生需要点耐心才行。你总要看到结果才行——无论它是什么。把海说成是女人，那就要看透女人的穷变，也要看到底才知道她变也变不出极限。极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当女人知道了自己的极限时，女人也就温暖可人了；当生命被极限限制了，生命也就柔和了。

我也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对“少年老成”的解释：“她少年老成，不会把早已忘怀的梦一年又一年还藏在心里。”如果这就是成长的真正内涵，那我们有许多人怕是永远也长不大

了，老成不了。

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成长”的故事，我真的宁可选择《小红马》。

我第一次读斯坦贝克的《小红马》，几乎落泪；我没有想到他可以写得这么好。童年的“礼物”当然绝不是那样一匹可爱的小马，而是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给你一个无常让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人在幼小时，往往是懂事情总会有极限；以为星星也不过就是近在咫尺。我年少时曾出现过短暂的幻象，仿佛见到了如布一般的天空上一个满面皱纹的妇人。在我的幻象中，她的头占满了整个天空，正大威严。但我其时并不觉得她有多么遥远，也没有觉到她的高不可攀。在我的幻象中，她的脸前就搭了一架像实物一般大小的梯子。我想那时我一定觉得只要顺着梯子就可以攀上任何一个高度，即使它有天那么高。

我第一次读到小红马的死，其实是已经有了准备，但也仍觉得难过。当然不全是因为死亡本身，更主要的是因为觉到了我们有时并不能让世事按照我们的所愿而朝向结果，所以才哀伤。小红马死了，乔迪在它死的过程中似乎一直都存在着预感，但又一直拒绝着这种预感的应验。他一直想相信他那里最好的兽医贝利·勃克，相信他的判断，因为他的判断还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但他似乎又一直在怀疑：从没出过差错能不能就保证这一次也不出差错呢。最后证明不能。乔迪开始懂得了怀疑，假如他从一开始就执着于他的怀疑，也许小马就不会丧命：所以，你怀疑什么也许就会是什么——这怎么不叫人成长呢。

贝利·勃克的成长显然是因为“许诺”。人这一生不知许过多少愿，更不知有多少是得了兑现的，又有多少是无从兑现的；后者比前者更不知多出多少。贝利许下的诺是“生命”，结果是用死亡兑现的。这样的结果果然惨烈极端，令人心碎。为什么要用死亡兑现呢？我时常想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俗语里有一句

非常人道的話，叫作“留得青山在”；在我们许多的生育故事里，当母婴不可全得平安时，即使是最不懂女人的好的男人也会选择女人这座“青山”。贝利·勃克原先知道，如果有什么意外，是先要把小马驹破碎弄死的；但事到临头，他却残忍地敲死了老马。这是为了什么？人的许诺，有时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是因为觉到了我们也许不能实现某个结果，所以就用语言强迫造成现实。小红马的死，已然使贝利稍稍懂了些“人都是有极限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是要让人承认，他并不像外人想象的、甚或就是他自己感觉到的那么万无一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许诺，一而再再而三地许诺。当许诺已经变成了他内心里的一个即成现实以后，代价就成了在所不惜的东西。

我们常说“世事无常”。年少的日子里，因为没有看到多少世事，所以体会不出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等我们看到时，也许就已经心力交瘁了。乔迪先看到了死，又看到了艰难的生，他不想成长怕也不行。贝利在他这把年纪时，也只能学会说“也许吧”，没有了早先那一贯的信心和执著；但他一定会比从前令人信服了。这就是成长，我们不再把一切都用“是”来想象或是回答；我们开始常常要用“不是”或是“也许吧”这样的词汇来给我们自己自由的感觉。这是可悲的吗？我倒更经常地觉着它的可爱和柔韧的美。

II. 未知

世界是未知的多，总是未知的多。我们以为知道了，其实还是不知。不知但也能接受，这里就有一种博大的宽容。

我喜欢《中午酒》这部作品，我喜欢它那种对于命运无声无息的接受方式。汤普生眼见艾丽变成了汤普生太太，这中间

的变化也许大得叫人无法想象，但汤普生却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过去他爱上了她纤细的腰身、花边裙子与蓝色的大眼睛，现在这些魅力虽然消失，她在这个期间变成了他的艾丽，和芝顿城第一浸礼会教堂的风头很健的主日学校教师艾仑·布里其斯小姐已经判若两人，可是仍然是他的爱妻，他的身体羸弱的艾丽。他既然得不到贤内助的有力支持，他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顺从了命运的支配。”我喜欢这段话里所有的语气和态度。我尤其喜欢“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顺从了命运的支配”——我尤其喜欢这句话里的那种广大而无私的笃定。

好的作家总是能用一句话就把命运打发了。“他那一直微笑的嘴慢慢张开，打了个年轻人的呵欠。”（《普宁》）于是，普宁就又是爱怜，又是赞同，又是有点伤心地看到了丽莎在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前参加巴黎阿尔贝宁家或包里昂斯基家那些又长又欢乐的晚会后所打的呵欠。几十年的光阴就在这样一个呵欠当中被轻而易举地衔接上了；丽莎在她儿子的一个小小的、毫不经意的呵欠中就重新复活了，好像命就真的只有这么轻，这么微不足道，这叫人多么感动。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未知才有滋味，更要有勇气才会有镇定的宽容。未知有时会使人产生短暂的恐惧。汤普生太太于偶然间见到房客希尔顿先生像演无声电影似的一串暴戾动作，她的吃惊里有片刻的错愕，“正是那种寂然无声吓住了她”，这是她的所想；吓住她的并不是希尔顿施暴的对象是她的两个儿子，而只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寂静——“未知”使这个女人偏离了常规的反应，但也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敏感的宽容。她在观看这一串无声的动作时，竟动也未动，没有变容失色，没有冲破镜头；当她看到她的两个孩子“拔腿就跑，仿佛是在逃命，一声也不吭”之后，竟也只是“慢腾腾地把篮子放在厨房桌子上”，“把遮阳帽推后去又拉回来”，“又去瞧瞧炉子里的火是不是还燃

着”，然后，才去找她的孩子。我喜欢这个缓慢得像是旁若无人的节奏，我喜欢那种处乱不惊的大方，因为那里面不正也有了一种无声的仁厚吗。

不过过于难于把握的未知有时也会指向某个可怕的结果。人生总是因为未知太多而显出了无常。但未知并不是不好，因为好的寓言往往就会充满了一个个的未知，也才能叫人从中感知生命的本质。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种无知的状态中，其实谁也无法想象接下去会出现什么。有时我们说，前面的路我已经大半可以见到了；而实际上，我们一旦成长了，就会知道，见不到的永远是更大的那半。不过，这也是好。

我也喜欢《伤心咖啡馆之歌》。我喜欢那种冷冰冰、杀气腾腾的氛围；我喜欢它的每一个莫名其妙的情节，永远在出人意料，似乎总是在玩世不恭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波折。“伤心”和“歌”像一副担子，颤颤地挑在我们的肩上，既疼痛又有那么一点点悠扬。

“伤心”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经常到它几乎可以与快乐同意。一个没有伤心的人，肯定不会是有滋有味的人；没有滋味，何谈快乐，更惶论幸福。伤心和快乐也许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我知道，因为同情，就不会不懂一个人真心的慈悲；又因为同患，竟也只好任由天宠，任由天责，因为老天最可怜见。我这几天一直很想把这两句话寄给另外一个女人，我希望她能懂我的意思。我们都生活在未知的世界里，未知就难免有时会受到伤害；不要等到我们清醒不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在她是，在我也是。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过这篇小说——假如看过，她就一定会懂；可即使未看也未必不会懂——这是我的所想，当然更是我的所愿。

Ⅲ. 错位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最经典的一句话。

可是，仔细想想，究竟是谁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当然是说者，但是哪一个说者，亦或是听者？这个问题是一个对有些人来讲毫无意义的问题，但对女人也许会有比较持久的刺激力。

汤姆和他的情人一起走进他们的住所，小说在写法上就只是一味地暗示，这个房间里充满了女人的气息；言外之意是说，是汤姆的情人把房间里摆满了家具：这肯定是金钱。但这也让我想起来，赛缪尔·贝克特成名之后，他的同居者苏珊娜的房间里很快就摆满了尺寸硕大的法国家具，与住所里贝克特的那套简朴的房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人总是喜欢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女人可能从来没有戴过一件首饰，但并不能就此而断定她根本没有饰物，或者根本没有盛放饰物的容器。我的母亲就也许并不喜欢佩金戴银，但她并非不喜欢拥有它们在她的储藏里。女人和物质也许天生就结缘也未可知。但喜欢东西，是不是就是“声音里充满了金钱”？到底是谁的声音里产生了金钱的回音？

我记得我在看菲茨杰拉德的妻子的传记《泽尔达》时，就总是很难摆脱开那种翻看另一个版本的感觉。当我看贝克特的传记时，也无法不想到肯定还会有另一个 version，一个只属于苏珊娜的 version。不单单是因为同性，所以固执己见；更因为是设身处地的同情。假如让黛西来讲述同样的一个故事，其一曲一折肯定会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即使是盖茨比本人不是也听到黛西说：“再打开一扇窗户。”当她听说已经没有窗户可打了以后，她竟说：“那么我们顶好打电话要把斧头……”那么说，

她总而言之是感受到了极端的压抑；压抑她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金钱吗？显然不是。盖茨比从她的声音里听出的金钱声，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心中的声音吗？否则如何解释黛西最后并没有绝然地放弃汤姆而选择盖茨比的行为：因为汤姆终究是有资格地爱过她的，盖茨比呢？他一直就缺少资格；或者说不断地在丧失资格。物质的世界其实并不真实，“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这个梦并不是黛西的梦，而只是盖茨比的梦。所以，他总在错位。

汤姆是一个很有些感人色彩的角色。他既偷偷爱着别人（威尔逊）的妻子，他自己的妻子却反被别的男人（盖茨比）所爱着；但他不会为着一个梦而付出代价，因为他实际又运气颇好。威尔逊太太的死竟然使得他一下子成熟了似的，他变得有了严肃的气质，而且具有了控制力。女人如黛西，假如只有盖茨比和汤姆这两种男人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你选择了哪一个，哪一个就成了你的版本，不是盖茨比的版本，也不是汤姆的版本。

IV. “我自己就是观众”

中篇小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也许并不那么容易界定。尤其是在六七万字的小长篇比较流行的国家里，中篇就更难于固定。好在我们这次编辑这套中篇小说集时，出版社非常周到地划定了字数的上限和下限，于是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篇这个问题也就自然不成其为问题了。接下来要紧的当然就是编者的情趣；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一本书的成书不可避免地会受编者情趣的左右，这倒是非常合理的。也正如此，编书才有了一定的乐趣。

好的外国作品，我敢说其感染力应有一半是来自于译文的

出类拔萃。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一行的，所以我更深知什么叫砥砺锤炼。

在我不多的编书经历中，我总是首先想到要感谢给了我每一次机会的出版者或者策划者。编书是一个宝贵的过程，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仍还应算年轻的人。因为编书就总是一次读书的过程，而且还总是一次精读的过程。但这次，我却首先想到要感谢所有出现在我这部书中的译者，他们的文笔使我一次次地感动和敬佩；他们的文采总让我生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叹。我喜欢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质感；好的语言就一定会是有质感的，你能听出它的好，甚至摸一摸也能摸到它的凹凸不平。

近几年，编书的事情做了几回，但仍然说不出有什么经验。比如说，编书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可讲，是按照什么原则编呢？我想，每一个编者大概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偷懒的做法当然是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出版社为了时间，也不做什么严格的要求，偷懒的做法虽然不好，倒也并不可怕；因为现成的好东西实在是不少，能抓得到的东西已足以对得起读者，在我自己的编书经历中，这样的做法也是有过的。当然，最理想的是充足的时间，能让你细细地想，慢慢地做；只是这样的机会如今是越来越少了，所有的出版社都好像不再有这样的耐性；我们这些有饭可吃的人，自然是因为懂得其中的缘由，也就无话可说，或是干脆不说什么吧。有饭可吃，总比等米下锅还让人心里踏实一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知道人总有能曲能伸的韧性。但如果总是这样做，也不免恨自己的浮躁，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是蜻蜓点水，也许还有看头，但太经不住事了。就常常想这个问题；想不好，但总还是在很认真地想着。

结果是有一天，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见到了美国的大导演昆廷·塔兰蒂诺。那天正在开一场研讨会，有人就问，美国的导演们怎么看“观众”，导演是不是给观众拍片子。塔兰蒂诺想

了想，先说，这是个有意思的（funny——这也是他在自己的影片里常用的一个词）问题。然后他就说，“我自己就是观众。”言外之意，定是觉得“我自己觉得好，那就是好”嘛。这引起了许多中国导演的慨叹：从前人家为争夺观众而不顾一切的时候，我们倒是很有这份为艺术的自信，我说好自是好的，即使是为下一个世纪拍的也有道理；而现在人家似乎对有没有这份自信倒成了无所谓的了，我们可是真没了退路。可见岁月无常，世事沧桑，或者说是风水轮流转。什么是可以久留的呢？是“观众”？还是“我”？我也真希望我有这份自信，我也能放开胆量说：“我就是观众。”或者说，“我就是读者。”想来也许还算不得太难吧，或者就是难亦不难。

1995.11 于德外“望家”

目 录

- “我自己就是观众”（本卷序）…………… 于晓丹（1）
- 一个迷途的女人…………… 威拉·凯瑟（1）
- 中午酒…………… 凯瑟琳·安·波特（92）
- 了不起的盖茨比……………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146）
- 熊…………… 威廉·福克纳（303）
- 老人与海…………… 欧内斯特·海明威（379）
- 普宁……………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450）
- 小红马…………… 约翰·斯坦贝克（614）
- 伤心咖啡馆之歌…………… 卡森·麦卡勒斯（690）
- 后记……………（755）

一个迷途的女人

威拉·凯瑟 著

董衡巽 译

第 一 部

—

三四十年前，勃林顿铁路沿线有不少灰暗的小镇，这些镇现在是越发灰暗了。当年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幢房子，因为主人好客，又有某种迷人的气氛，因而从奥马哈到丹佛市^①一带都有点名气。这名气是在与铁路有关的上层人士中间，他们有的和铁路直接有关，有的是由铁路派出来的“地产公司”的人。那时候，你只消说某某人“与勃林顿铁路有关”，别人就能明白。他们是董事、总经理、副主席、监督等等，他们的名字我们都知道；而查帐的、管货运的、各部门当助手的，不是他们的兄弟，便是他们的侄子、外甥之类。跟铁路“有关系”的人，包括运牲口、运粮食的大商人，都有年票；他们和他们家里的人常常坐着火车来来往往。在这些大草原的州里有两种显著的社会阶层：一种是分得土地迁居来的和干手工活的，他们到这里来为的是谋生；另一种是银行家和办大农场的绅士，他们从大西洋岸边来，为的是投资，或者用他们常用的话说，为

① 分别为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城市。

的是“开发我们伟大的西部”。

与勃林顿铁路有关的人坐车往来，只要事情不十分紧迫，他们总乐意下车，在一幢舒适的房子里过一夜，因为在那个地方，主人认得出他们的身份，能够殷勤款待。在这些房子里，数丹尼尔·福瑞斯特上尉的家最为舒适，那是在甜水镇。福瑞斯特上尉自己也是铁路上的人，他是做承包生意的，为勃林顿铁路修建了好几百英里路，这些铁路要穿过艾草灌丛和牧场，一直深入到黑山里面。

人人称之为“福瑞斯特之家”的这个地方看起来并不显眼，可是住在那里的人却把这处地方弄得又宽敞又漂亮。房子建造在一座又矮又圆的小山上，大约在镇东一英里路光景；这是一幢白色的房子，还有一翼边房，房顶斜度很大，可以泻雪。房子周围都是走廊，从现代人图舒适的观点看来，这些走廊嫌小了一些，而且支撑的柱子带有那个时候特有的华而不实的风格，好好的木料非要用旋床扭成可怕形状。要不是墙上的蔓藤和周围的灌木林，这房子本来是够难看的。它附近有一带漂亮的三角叶树林子，树向左右两边伸去，长遍了房子后面的山坡。你坐火车进入甜水镇，头一眼看到的，就是山上这所房子，背后是密密的树林；当你离开甜水镇的时候，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这番景色。

要进入福瑞斯特上尉的地方，你先得跨过镇东边的一条宽阔的、带泥沙的河。你可以走小桥，也可以趟水过去，这就来到了福瑞斯特上尉私家的小路，两边是伦巴第白杨树和宽阔的草地。就在房子所在的山脚下，你走过一条结实牢固的木桥，跨过第二条小河。这条小河未经改造，又弯又绕地流过半是牧草、半是沼泽的草地。换了别人，准会把这片低地水抽干，改为高产的庄稼地。但是福瑞斯特上尉早就看中这地方，觉得它漂亮。他恰恰喜欢小河这样曲曲弯弯地流过草地，两岸还有薄荷、

节连节的草和闪闪发亮的柳树。那时候他有钱，又没有孩子。他可以满足自己的癖好。

当上尉驾着双座马车到车站接从奥马哈或者丹佛来的客人的时候，他非常高兴这些先生们赞扬他在路两旁吃草的漂亮的牲口。当他们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也非常高兴见到年龄比他大的人轻巧地跳下马车，走上台阶，去迎见来到门廊上接待他们的福瑞斯特太太。就是他最不容易动心的朋友，那位脸狭长的林肯银行的人，也显得活泼起来，他握住她的手，看着她愉快的眼神，聪明地回答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俏皮的寒暄话。

福瑞斯特太太一听到木桥上马蹄和车轮辘辘的声音，总是出来，站在前门口迎见来客。要是她正好在厨房里帮那个波希米亚厨子做饭，她不脱围裙就出来了，挥着一只带黄油的铁调羹，或者向新来的客人挥动着她沾满樱桃汁的手指头。额头一绺头发垂下来，她也不停下手里的活儿把它拢上去；她不打扮的时候最为动人，这一点她自己明白。据说她曾经穿着晨衣来到门口，手里拿着刷子，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头发披在肩上，出来迎接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路段的主席鲁斯·道尔齐尔，使这位大人物受宠若惊，感激之至。在他的眼里，在慕名而来的中年人眼里，福瑞斯特太太做什么都有“贵妇人风度”，原因就是因为这事是她做的。按他们的想象，她不论穿什么衣服，不论在什么场合，没有不漂亮的。福瑞斯特上尉本人很少说话，却同波梅洛埃法官说，他见她最迷人那一次是有一天一条新买的公牛在牧场上追逐她。她忘了有公牛这件事，居然进入草地去采野花。他听见她喊叫之后，气急呼呼奔下山去，只见她沿着沼泽地的边缘窜去，像一只兔子似的，还笑得前俯后仰，手里死死抓住那把红伞不放，其实都是红伞惹出来的事。

福瑞斯特太太小她丈夫二十五岁，是他第二个妻子。他在加州娶的她，又把她带到甜水镇。那时候，他们虽然一年才在